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学校韧性及其提升*

赵 冉^{1,2} 李 帆³

(1.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武汉,430079;2.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河南南阳,473000;

3.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南昌,330022)

摘 要 现代社会高发的风险暴露了教育系统的脆弱性,也启发人们探索教育应对系统性风险并转化为发展动力的方式。韧性理念嵌入教育场域,为当前学校风险治理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发展韧性是学校适应风险社会的必然选择,既是提高学校治理能力的关键举措,更成为当下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性思路。学校韧性即学校在面临多种复杂与叠加风险时,具有较强承受能力且能够迅速适应、恢复并持续发展的状态,包含物理空间、社会生态空间、成员心理三个层面,其具备对外部环境的自适应性、快速反应能力、系统性与整体性等特征决定着学校作为一个整体有着抵抗风险、自我修复、调适能力的自主发展能力。学校韧性的提升遵循从外到内、从自发到自觉的逻辑,应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确立风险应急机制、提升师生学习适应能力、生成学校系统命运共同体等探索学校自适应发展的自觉形态。

关 键 词 风险社会;韧性治理;韧性学校;适应性发展;生态系统

引用格式 赵冉,李帆.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学校韧性及其提升[J].教学与管理,2026(03):30-36.

在高度工业化、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人类实践在创造巨量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日益暴露其局限,而实践活动的副作用就表现为风险。人类取代自然成为风险的来源,无时无刻不在的风险宣告着人类已进入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当代社会的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无处不在的风险让教育系统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也引发了人们对教育如何应对系统性风险的关切。提高教育系统的韧性,使之具备应对风险的适应性,增强准备、接纳、恢复和适应不利因素或干扰的能力^[1],才能确保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达成。具体到学校领域不难发现,当前学校中存在着安全、舆情、管理等形式的风险,且呈现出全领域、综合性、结构性、潜在性等新特征,对学校运行和管理构成直接挑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的社会治理总体目标,同样为教育领域优化学校治理、完善治理体系提供了方向指引。学校是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单位,其发展中就天然

蕴含着对“善治”的诉求。在此背景下,如何系统提升学校韧性成为一个值得探索的理论和实践议题。本文意在明晰风险社会下学校的风险图景,确证韧性之于学校发展的正当性,最终提出提升学校韧性的必要与可能方式。

一、韧性概念的学术史探溯

“韧性”(resilience)亦称“复原力”“恢复力”“适应力”“抗逆性”,来自于拉丁语“resilio”,意为“恢复到初始状态”。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韧性包括两种含义,一种是柔软坚硬、不易破碎或难以破碎的物体的属性,另一种则是顽强持久的精神、坚韧不拔的意志。

作为学术概念的“韧性”伴随着时代演进和各学科的融合发展,已成为不同学科领域的热点议题。“韧性”作为专用概念最早被用于工程领域,与“刚性”对应,是指物质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变形但能恢复到原初状态的能力,强调系统稳固状态的唯一性。自 20 世纪 70 年代起,“韧性”开始被应用

* 该文为 2023 年河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与实践”(豫教[2024]05893)、江西省 2023 年度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高等教育评价数字技术应用的伦理风险与预防研究”(23ZXSKJD27)的研究成果

于生态系统领域,加拿大生态学家霍林将“韧性”界定为生态系统承受外部干扰、保持生态稳定的能力,把韧性概念引入生态系统稳健性研究中^[2]。生态韧性强调系统稳定状态的多样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韧性”概念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组织韧性”“经济韧性”“心理韧性”“环境韧性”等新概念,意指事物在外界压力的影响下产生的变化、转化、适应能力。进入21世纪,“韧性”更在社会生态领域被用来形容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因素的适应能力,一些学者在探讨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生态韧性”概念,它强调社会生态系统在面对外部干扰时所产生的学习、创新、适应和改变等方面的能力^[3]。不同于物理工程和生态系统层面的“均衡”韧性,社会—生态韧性更强调系统在面临风险时能维持自身正常运作并调整内部结构和要素、更新发展理念来实行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促使系统内部要素、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形成协同发展的新形态,因此也被叫做“演进韧性”。

总之,“韧性”概念经由物理学、生态学、社会生态系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的拓展,其内涵和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已成为一个复合的自适应理论,可用来解释不同情境的现象。工程韧性强调系统维持稳定的能力,生态韧性强调系统在动态调整过程中的存续能力,演进韧性则强调系统的发展、演进能力,这一变化涉及人们对系统运行规律的认识。不论“韧性”概念如何演变,其内核都强调主体的自主适应与学习,从而应对客体的消极影响并实现积极转化(见表1)。综合学界已有研究可知:“韧性”理论更强调过程而非结果,主张系统的趋向稳定、自我调适、弹性适应,关注应对风险的能力塑造而非短期的危机应对,注重系统在危机后的适应性发展。韧性是社会系统在演进历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特质,即韧性不仅是系统维持其既定运行秩序的工具,更是系统在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时能通过理念更新、结构优化、制度创新、能力塑造等手段突破发展瓶颈并实现转型升级的根本保障。社会系统总是有着追求平衡的本能,当它的发展难以满足其成员的需求时,就会产生向外发展的内驱力,推动自身提升韧性以建构新的发展形态。因此,“韧性”就伴随着社会系统“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周期运动,构成系统创生发展的支配性力量。

表1 韧性概念的演变阶段

理论视角	提出时间	使用范围	所处状态	核心特征	定义
工程韧性	19世纪初	物理/工程领域	单一均衡	恢复、稳定	物质材料在外力作用下产生变形但能恢复到原初状态的能力
生态韧性	20世纪70年代	生态系统领域	多重均衡	适应、抵抗冲击、平衡	生态系统在面临外部干扰时维持自身稳定运行的能力
演进韧性	20世纪90年代	社会—生态系统领域	混沌动态	变革、适应、创新力	社会—生态系统在面临风险时能维持正常运作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能力

二、发展韧性:现代学校应对风险挑战的新向度

以“韧性”理念指引学校适应性建设的理念与实践,通过多主体的综合治理措施,在应对当下风险的同时激发学校发展的内生动力,是当下提升学校教育治理能力的关键举措,也为学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1.风险社会下现代学校的脆性分析

学校风险的特殊性是由其发生环境和影响对象所决定的,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学校风险往往与教育环境、学生行为等密切相关。风险社会是现代性变异的一种社会新形态^[4],风险社会中的学校面临着叠加性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是风险的复杂性高,存在“具体性聚集”和“跳跃式分布”并存的局面,校内外场域内多重风险因素的交织对学校的风险治理构成较大挑战。以校园安全风险为例,其来源既包括自然、社会等外部因素,也可能源于学生的不当操作,是主观与客观、偶发与必然、短期与长期的结合。二是学校对风险的感知敏感度较高,部分风险的影响范围往往能超越具体事件的时空边界,在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扩散,引发难以预料后果。尤其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学校风险的虚实边界被打破,进一步加剧了风险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那些关涉切身利益的议题,很容易成为引爆舆情危机的导火索。三是潜在风险与日俱增。由于内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一些风险因素难以察觉,导致学校中大量风险隐藏在日常教学情境中;当前学校场域中的风险并非孤立、单一,而是呈现出复合性的特征,由多种风险因素相互累积、叠加而成,学校风险的背后,正是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风险的交织。

风险的核心特征在于“不确定性”,即风险的时间、空间以及后果都难以预料,外部威胁的难以预料与应对的无力感交织,复杂性叠加、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结构性的风险循环累积诱发了学校组织的“脆性”。脆性是韧性的对立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系统内部的软弱,二是“刚强易折”而缺乏弹性。学校的脆性既有学生非成熟性、教师风险意识薄弱的因素,也与学校制度设计、组织管理的漏洞相关,这种脆性在教学改革进入深水期的当下尤为凸显。当代社会的风险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自反性,其复杂程度和传播范围均前所未有。在此背景下,学校也需要通过提升自身韧性,建构适应、超越风险的新发展方式,“韧性”已成为不确定的世界中治理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一种解决方案^[9]。发展韧性的目标定位为“调适下的风险因应”,即针对学校具体的风险情境及时甄别进而将风险转化为发展的契机,并据此制定全过程、全方位、全要素的系统性应对方案。此外,发展韧性是一种自适应的治理策略,强调主体在动态学习、反思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变革现有要素,进而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自我组织、自我调适、自我完善特征。总之,“韧性”为风险社会下学校的“不确定性”治理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案,成为学校应对外部风险、提高治理能力、重塑系统结构的一种反应能力^[9]。

2. 韧性之于现代学校建设的适切性

韧性理念与学校建设在主客体关系、目标指向、价值取向等方面具有内在一致性,这决定了它已成为学校教育变革的重要理论基础。第一,从韧性和学校建设的主客体来看,二者的主体都是人,客体都是风险,旨在通过培育主体的韧性以获得持续生长的能力。对“人”的关注是教育区别于其他实践活动的根本特征,决定着教育始终不能离开人这一根本的价值遵循,这与韧性理论主张的“以人为本”理念高度契合。风险社会中的学校教育,是一种旨在通过发展人的素质、能力和潜能来实现其价值的活动,需要通过教育来培育主体的韧性,从而实现“与风险共存”的目标。第二,韧性理念和学校教育都聚焦于不确定环境中的确定性准备。风险社会中,自然、社会、人类自身都可能成为引发风险的来源,但目前的科技水平尚未达到精准预测、掌控风险的程度,因此需要提高人们应对不确定性事件的能力,以不变应万变。作为一项培养人的事业,教育活动体现着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联姻”^[7],通过对不确定性因素的掌握来建构人的确定性发展,这与韧性

理论有着共同的价值追求,需要把韧性视作学生发展的必备能力。第三,韧性理论旨在通过外部环境的响应来激活主体的自主性,在逆境中重新关照人的生存处境,进而启动自我调节机制来应对突发事件,并在危机结束后形成自主发展的新态势,这与风险社会下学校建设的价值取向不谋而合。第四,韧性理念和学校建设都需要建立共同体。从深层次看,风险的“去中心化”消解了以往的阶层、财富、地域等差异,使得每一个体都被不同程度地卷入风险事件之中,这决定着风险总是遵循“平等主义”的分配逻辑扩散至每一个体。风险呼唤着人们采取积极行动加以回应,自发组织成为密切的社会群体。风险无差别分布所引发的合作使得人们得以超越利益分歧而寻求价值、目标、行动等的共识,这种合作促使人们突破个体的局限并形成更高层次的联结,最终构建起价值共识、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总之,韧性理论和学校建设的这些本质属性决定着二者有着高度的契合性,“韧性”已成为指引学校建设方式、目标、评价标准的重要因素。针对学校风险的新变化,通过主动适应、动态调整加以回应,是推动学校跨越风险情境并获得持续发展能力的必然选择。

3. 韧性之于现代学校建设的价值

(1) 学校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举措

风险社会中的人们寄希望于“刚性规则”来根除风险、获得肯定性发展(即“风险控制”),但风险本质上与人为因素相关,应对措施失当,既可能造成既往风险的“重现”,也可能引发新风险的产生,进而放大风险的消极后果。传统的“刚性规则”在学校建设中日益捉襟见肘,在变动不居的当代社会中日益暴露其局限性。它关注发生频率高、单一的短期风险,侧重于采取静态的规划措施来消除、控制风险,是一种针对当下突发状况的应急举措,在实践中可能造成主体结构原子化、资源碎片化、主体责任冷漠化等困境,既难以对复杂风险情境全过程、全方位的主动应对,也无法体现主体的自主适应、学习和发展,甚至可能加深学校结构性的不平衡,诱发次生风险。“韧性治理”则强调在夯实基本适应能力、保持运行秩序的基础上提高风险预防、抵御、修复、自我学习及发展等功能,从而转向“以柔克刚”的风险因应模式(即“调适下的风险因应”)。它具备防止外界干扰的结构和功能、自我恢复能力、以及系统层面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等特

征^[8]。学校的“韧性”如同人体的免疫力,能有效增强学校师生的抗风险能力,为防范学校系统风险、推进学校教育治理现代化指明方向与路径。因此,嵌入“韧性”理念来指引学校建设方案,健全应对风险的常态化机制,指向主体韧性发展的学校整体性变革,是风险社会中探索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一大因应举措。

(2)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性思路

教育作为一项立足当下、指向未来人才培养的活动,始终处在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固有张力之中,而以自反性为特征的风险社会则放大了它的消极面向。同时,社会的转型发展需要教育作出适应性调整,这也意味着教育系统需要提升韧性以适应学习者的新需求^[9]。从国际经验来看,“提升教育系统的韧性”已成为当代共识,“韧性”不仅是教育系统适应外部环境突变、维持自身正常运行的自适应能力,更赋予教育系统自我革新、转化性创生的内生动力^[10]。例如,在应对突发事件时,富含韧性的教育体系能通过调整教学策略、优化资源配置和强化社会支持网络,迅速恢复并适应新常态。当前,世界各国均在教育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多维度提升韧性的方式,包括制度弹性、资源流动性和社区参与,以确保教育系统不仅能在复杂环境中适应生存,更能实现高质量转型。

“韧性”强调通过一系列事件、行为或变化,以增加个人面对不确定冲击事件的能力^[11],意味着风险社会中的主体应尽快做好确定性准备,教育系统则要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创设灵活开放的学习生态,学习者的韧性与学校生态、教育系统之间形成了相互依存、彼此影响的共生关系。在个体层面,韧性是风险社会背景下学生作为教育主体的一种必备素养^[12],具有韧性的学习者能适应不同的学习环境,并在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时激发出自我潜能,在身心层面提升抗逆能力;在学校生态层面,有韧性的学校内部环境能为师生的教育教学活动提供环境支持,通过优化内部要素、改善结构,引导师生构建协作的教育共同体;在教育系统层面,学校作为教育系统的一部分,通过提高学校生态的韧性,能切实推动整个教育系统向更加高效、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学校的韧性建设不仅构成学校高质量发展的一部分,更是推进教育系统整体性变革的驱动力。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这种韧性不仅体现在个体学习者的适应能力,更贯穿于学校生态的自我调节与教育系统的整体进化中。

三、风险社会下学校韧性的基本意蕴

已有研究针对社区、城市、企业等组织的韧性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学校相较其他组织在风险境构中的脆弱性更为凸显,亟需在学理层面厘清韧性学校的内涵、结构、特征,提升理论与实践的互证性。

1.学校韧性的内涵

学校是一个有着固定的场所、人员和行动的特定组织,共同的目标和愿景构成其联结基础,各成员协同参与到学校的管理过程,共享学校的发展成果。从教育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学校的韧性包括常态化背景下承受外部风险、在非常态化背景下自主运行和持续发展两方面的能力,提升学校韧性是实现学校“善治”目标的可行路径。有韧性的学校即“韧性学校”,是指在面临多种复杂与叠加风险时,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且能够迅速适应、恢复并持续发展的学校^[13]。“韧性”之于学校具备三重内涵,即作为价值的韧性(以韧性作为发展理念)、作为过程的韧性(提升学校内部系统的韧性)、作为目标的韧性(使学校的发展具有韧性)。基于此,风险背景下的韧性学校建设既要明确韧性的构成要素,更要清晰其应有的目标和结果。

在价值立场上,韧性学校坚持“以人为本”,结合教育主体的需要来调整、制定柔性措施,突破僵化的科层关系并推动各主体间形成和谐的共生关系。学校理念需要以“韧性”取代“刚性”,在应对风险的同时探索转为危机的创新发展路径。通过凝聚不同主体的价值共识,形成责任共担的信任关系,以育人活动为核心探索构建学校共同体,增强主体结构韧性。在过程上,韧性学校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需要承认、拥抱在地者的主体性,引导他们自主参与学校建设,充分发掘学校自身的资源和力量。在目标上,以“生成”取代“预成”,不仅关注应对突发事件的短期应对措施,更强调各主体在事前风险预防、事中适应调整和事后自主学习创新的全流程行动,确保学校在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基础上提升育人品质,在动态调整的过程中突破对以往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建构可持续的发展状态。总之,在系统提升学校韧性的基础上建成“韧性学校”是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它要求我们扭转教育发展理念,构建起以人为中心、多元参与、动态调整的教育治理体系,这样不仅能够增强学校应对复杂风险情境的能力,更能够推动教育质量的全面提

升奠定坚实基础。

2. 学校韧性的结构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学校的韧性提升需在物理空间、社会生态空间、心理空间三个层面推进实施。物理空间作为固定的物质存在形式,构成了学生学习和成长的载体,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校园自然环境、校舍建筑、教室布局、课堂设置等,都以具象的结构来实现人与环境的互动,促进学生情感、意志、心灵等浸润式的生成,这是学校韧性形成的环境支持。社会生态空间是学校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学校制度、文化、教育理念、人际关系及与外部的沟通机制等,它是学校韧性形成的组织条件,这些要素构成了学校内部成员对本校持续且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整体感知。心理层面的韧性是学校师生共有的整体认知、情感、行为等,韧性并非是个体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需要在后天环境中培育与保护的素养,外部资源中的保护性因素被激活后才能推动其心理韧性的发展。物理空间构成学校的硬件层面,社会生态、心理则构成学校的软件层面,三者共同构成学校韧性的多层次、多维度结构,学校韧性的提升也应遵循从物理空间到社会生态再到心理层面的逐步优化方向。总之,学校韧性是一个集多元主体协作、组织形态开放灵活和系统动态调整于一体的综合体系,这一体系能够帮助学校更好地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3. 学校韧性的特征

具有韧性的学校应具备以下三点特征。一是对外部环境的自适应能力,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学校能够及时调整自身的结构和组织形式,从而适应新的境况。学校韧性关注多重空间领域,包括区域、城镇、街区以及学校内部的空间布局和功能配置。学校空间具有弹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受、恢复、适应突发状况并实现功能转型,确保教学工作的延续性。同时,学校韧性还注重全周期空间功能的适应性,包括事前预防、事中应对和事后恢复等阶段的空间功能安排。二是快速反应能力,有韧性的学校具备强大的应急响应和恢复能力。学校对安全风险有着敏锐的感知能力,当风险转为现实威胁时,学校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快速制定应对方案,减少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同时,在调整恢复阶段,学校能够迅速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为师生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三是系统性与整体性。学校是一个由建筑基础设施、教学活

动、多主体参与、管理机制等多因素互相影响、彼此关联的复杂系统。它强调在提升系统自身抵御能力的同时,全面增强其适应性和创新性,从而长期提升学校系统的整体韧性。这种系统性和整体性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如建筑设施的坚固性,还体现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

学校韧性的这些特征决定着它作为一个整体具备自主运行的能力,包括风险抵抗能力(在风险发生时能减少其负面影响的能力)、自我修复能力(恢复受损部分并维系其内部系统正常运转从而达到平衡状态的能力)、调适能力(通过学习、价值重塑、结构优化、组织调整等使其达到更佳的发展形态的能力)等。对风险的抵抗和自我修复是学校系统调适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而学校系统的调适则会进一步提升其风险抵抗与自我修复能力,从而推动学校系统处在不断更新、持续发展的演进过程中。学校韧性并非强调静态的抗风险能力,而是通过持续学习与创新实现自我更新的生成性特征,其本质是教育系统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核心功能稳定,同时不断拓展发展边界的自适应过程。

四、风险社会下学校韧性提升的可行路径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学校韧性的提升遵循从外到内、从自发到自觉的逻辑,构建“事前提高风险意识、事中高效处理、事后凝练反思智慧”的韧性提升周期,从人、环境、生态之间的联动着手,可持续增强学校的韧性。

1. 主体自觉:引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形成自组织共同体是韧性学校建设的核心支撑。在实践中,学校治理碎片化的成因,往往是学校各主体的价值分歧——在缺乏整体设计的前提下,各主体行为难以形成学校建设的合力甚至成为系统性治理的掣肘,加剧了学校生态的恶化。因此,要整合学校内外部利益相关者,构建包括政府部门、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社区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共同体结构,引导其在平等、协商、合作的基础上共同参与学校治理过程,提升个体风险应对的意识和专业能力,涵养主体韧性。在此基础上形成“政府监督、学校主体、家庭配合、社会参与”的韧性学校治理格局,切实激发各主体的自组织性,这是凝聚共同体合力、提升学校社会—生态系统抗风险能力的关键。

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是学校发展的引导者,负责在发展战略层面做好顶层设计,通过制定规章制

度、督导督查、行政执法等方式来规范学校的办学活动。学校管理者是学校治理的核心力量,在管理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的同时完善应急预案,从而在学校面临突发事件时能迅速反应并采取应对措施。教师是学校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可以通过主动参与来影响学校决策,通过融入韧性理念来更新工作方式。学生是学校教育的主体,也是学校发展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可通过建言献策、民主评议、座谈会等形式参与到学校的韧性发展之中。家长是学校教育的合作伙伴,可通过家长委员会的形式参与学校治理行动,为学校改革提供家庭层面的支持。社区是学校所在地的社会基层组织,与学校之间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可通过共建家校社育人资源联通机制来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总之,通过明晰各主体的权责边界、加强沟通与协商、发挥各成员的能动性,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共建的学校韧性共同体,这是系统提升学校韧性的组织保障。

2. 制度供给:构建系统风险应急机制

正如以吉登斯、贝克等为代表的制度主义风险观认为,通过精细化的制度供给可以有效规避风险,避免系统性内耗。制度体现着不同群体之间的信任与共识,是开展集体行动的前提,学校内外部风险的暴露,恰恰反映了已有制度的部分或整体缺陷。为此需要通过健全制度设计来完善韧性学校的制度支持系统。制度是理念的抽象化表达,承担着将“韧性”发展理念转化为行为规范的中介功能,制度的合理性和体系化,能激发各主体抵御风险的能动性,让个体在达成价值、方法、目标等共识的基础上,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与抗逆性整合为应对风险的协同行动。

一方面,学校内部要构建风险应急机制。风险应急机制由风险预警、风险响应、风险干预三部分构成,其中风险预警侧重提升学校主体的风险意识,从而精准识别潜在的风险,评估风险可能造成的后果,这是采取风险响应和干预的前提。只有厘清学校风险的本质,师生才能在风险常态化的背景上建构属于自我的教育方式,在不确定的环境中重拾对自我生命的笃定感。风险响应的依据是完备的应急方案,在遭遇突发事件时各主体能从容处置,在精准识别突发事件类型、特征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应对策略,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秩序。风险干预包括早期干预和正式干预两种形式,针对不同程度的风险分层分类制定具体方案,通过制度设计将责权落实到个人,推动风险应对方

式从“至上而下”模式,转为“纵向互动”“平行互动”相结合的多向度应对模式^[14]。比如,学校领导层应承担制定风险识别标准、确立学校风险预案、开展演练活动等职责,教师则应在保障基本教学工作的基础上,落实对应的风险防控任务。另一方面,学校应推动常态化风险应对机制与风险应急机制之间的系统衔接,二者的联动有助于提升学校制度的韧性,以及应对内外部的风险挑战。具体而言,需强化学校内部各成员、学校与外部组织的制度性交流合作,打破学校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资源壁垒,消解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恐慌情绪,将风险的负面影响尽量降低,从而将制度韧性转化为学校建设发展的长效动能。

3. 能力涵养:拓展师生学习适应能力

“韧性”有着强烈的能力指向性^[15],本质是一系列能力的集合,它主张系统通过调适、转化、创新以获得持续性发展。“能力”是一个与组织运行及治理过程紧密相关的概念,代表着学校发展可行性的限度;学校系统的脆弱性正是源于主体能力的缺失,因此“能力”常常被看作风险社会中的确定性方案。学校韧性则强调学校系统内师生主体的自主能力,包括日常运行过程中的风险意识、资源整合能力、应急预案能力、团队凝聚力和非常态情境中的反应能力、稳定能力、适应能力、资源调动能力等。这意味着要从日常与应急两方面出发,着眼于师生短期适应和长期发展所需的韧性素养提升,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具体可操作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实践,将韧性素养融入教师的教学工作之中。学校应在结合学生身心成长和认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韧性教育资源的开发及跨学科浸润,与政府、家庭、社区等主体协作创设韧性教育情境,引导学生在体验中实现韧性素养的动态生成。此外,要通过创设和谐师生关系,营造有利于师生共同成长的空间。教育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师生间的良性交往是教育活动开展的前提,因此有必要以共生理念重塑师生主体的意义根基,形成“生态”取向的师生关系,在不断追求师生精神共鸣的同时唤醒自我生命的内在超越意识。

总之,在遵循学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运用主观能动性来应对外部干扰性因素,增强学校内部各成员自我恢复、自主调适、持续创新的能力,从而实现学校内外部系统的动态平衡。在这种自主建构、自发生长的过程中,学校得以将脆弱性转化为系统应对风险的韧性,实现学校社会—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

4.文化浸润:打造学校系统命运共同体

文化韧性是指学校各成员通过更新自身认知、观念、思维等形成应对风险的行动能力,对学校韧性的塑造具有根本性的作用。有别于制度的强制约束,文化对主体行为的约束是自律层面的,是各主体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策略的认知基础。学校文化不仅包括师生共同建构的价值秩序、行为规范、文化符号等,还包括在师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归属感、信任感、安全感等^[16]。学校文化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创造有利的空间,为师生主体的能动行为提供持续的意义来源,是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隐性力量。事实上,学校风险频发与学校教育的现代化进程相伴相生,学校风险折射的正是人与自然、社会、自我的认知偏差和态度错位,因而提升学校韧性不仅意味着要改造已有的自然、人文生态,更需要重新审视学校教育的价值导向,摒弃非生态的发展方式,寻求学校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形构学校治理现代化的韧性理念。

韧性理念引导下的学校文化不仅标志着人们对学校发展有着深刻且独到的认识,还包含着防范学校系统性风险的治理诉求,是对以往发展模式的重构。已有研究表明,学校的文化韧性越强,在面临突发事件时就越能激发各主体的向心力,强化对学校发展的价值、目标、规则等的认同;反之,若学校文化无法使各成员形成凝聚力,大家就更容易由于外部不确定性而产生恐慌、焦虑、茫然等消极情绪,甚至被排斥在学校之外。这意味着各主体不论其价值立场、资源禀赋如何,都应系统思维来看待学校的发展,在承认各主体的利益诉求基础上唤醒其内在的主体性意识,在协作中凝聚共同愿景,建立互信和沟通机制,共同应对潜在的风险。多元主体共建以共同体为核心的命运共同体,有助于通过前置性举措降低学校风险的发生几率,推动学校自适应发展的新格局。

在风险高发的现代社会中,学校场域内的风险日益成为制约学校育人功能的关键因素。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既面临传统安全风险的持续压力,也需应对网络舆情、心理健康、技术伦理等新型风险的挑战。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我们要跳出以往风险控制的刚性思维定式,着眼于刚柔并济、通过系统提升学校韧性的方式来建构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可能向度。学校韧性的探索仍然道阻且长,未来需要进一步厘清韧性嵌入学校发展的理论合理性,探

索学校系统“内外同构”的发展路径,将风险转化为学校特色发展的动力,并结合教育数字化、教育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等时代命题,探索学校韧性提升的“在地化实践方案”。

参考文献

- [1] 朱雁.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优质均衡教育的再定义——以 PISA2022 东亚教育系统韧性表现数据分析为例[J].全球教育展望,2024,53(04):6-17.
- [2] 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 [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4(01): 1-23.
- [3] WALKER B, HOLLING C S, CARPENTER S R, et al.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in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J]. Ecology and Society, 2004, 9(02): 3-12.
- [4] 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构[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139.
- [5] CAPANO G, WOO J J. Resilience and Robustness in Policy Design: a Critical Appraisal[J]. Policy Sciences, 2017, 50(03): 399-426.
- [6] BOURBEAU P. Resiliencism: Premises and Promises in Securitization Research [J].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Policies, Practices and Discourses, 2013, 1(01): 11-16.
- [7] 李栋.教育逻辑之规与教育生命之魅——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联姻”[J].教育科学,2017,33(04):1-10.
- [8] AHERN J. From Fail-Safe to Safe-to-Fail: 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 in the New Urban World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11, 100(04): 341-343.
- [9] OECD. Education Policy Outlook 2001: Shaping Responsive and Resilient Education in a Changing World. [M].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21: 9.
- [10] 祝智庭,彭红超.技术赋能的韧性教育系统:后疫情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向[J].开放教育研究,2020,26(05):40-50.
- [11] 高雅茹.韧性理论视角下学校安全教育内容与路径研究[J].中国德育,2020(23):27-31.
- [12] 何佩航,陈恩伦.发展韧性:风险社会下研究生教育的新命题[J].研究生教育研究,2021(03):19-25.
- [13] 唐钧,宋炜.“韧性学校”的建设路径和机制优化[J].中国减灾,2024(05):41-43.
- [14] 李峻,乔云霞.韧性治理视角下的职业教育适应性建设——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范式[J].职教发展研究,2022(01):1-9.
- [15] NELSON D R, ADGER W N, BROWN K. Adaptation to environmental change: Contributions of a resilience framework [J].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2007(01): 395-419.
- [16] 蓝煜昕,张雪.社区韧性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视角[J].行政管理改革,2020(07):73-82.

[作者:赵冉(1986-),男,河南南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李帆(1994-),男,江西吉安人,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责任编辑 代江花】